



龍樹《六十頌如理論》

第十二講

宗薩欽哲仁波切

時間：2015年10月1-7日

地點：尼泊爾加德滿都

翻譯：西遊譯文

©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

本文版權屬悉達多本願會所有。讀者僅可為個人學習之目的而複製、保存。
除非取得悉達多本願會的正式授權，不得以營利或非營利的目的，複製、印刷、
出版、翻譯或製作衍生作品（例如錄製有聲讀物）。



接下來要講的可能非常學術性，不過對於在座正在佛學院研讀哲學的學生可能有些幫助。我會嘗試用一種非常概略性、較簡單的方式來講解，但這不容易做到。一方面來說，其中很多內容可能並不那麼重要；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尤其是當前佛法正在西方發展、正在中國等地復興，我希望大家能夠對深入學習佛法產生興趣，所以如果你們至少能夠知道有這些教法的存在，或許會是件好事。

西藏人在維續法脈，尤其是大乘和金剛乘教法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希望並祈願西藏人能夠繼續擔當此重任。就像在我們的生活中，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會遇到挑戰，由於西藏人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很多的變遷，我覺得西藏人在其思維中發展出一種恐慌。這種恐慌造成現在西藏人特別注重蓋房子，尤其是外部建築，我希望這不會影響到保持佛法完好無缺的延續。

當你去拉薩、康區、尼泊爾等地時，會看到那些金碧輝煌的寺院、壁畫和佛塔。那美妙極了，令人隨喜！但是相較這些，西藏人還擁有甚至更加寶貴的東西，像是西藏人在拍死一隻小蟲子前會再三考慮，這比金碧輝煌的寺院要重要得多！而且西藏人會在晨光中禮敬一位安詳清淨的僧人，這同一個西藏人也會向一個看起來很古怪的瑜伽士頂禮，這非常美妙！西藏人具有的這種靈活性來自古老智慧傳承的財富。

佛法正在西方成長茁壯。通過分析、批判以及客觀性的探討，西方人將會對佛法帶來極大的貢獻。而且西方人很幸運，他們沒有太多的那些亞洲人和亞洲文化所具有的佛教包袱。西方學術界和正在產生的眾多修行人，他們有其他學科作為良好的基礎，例如心理學、科學、物理學等等，這些都會幫助佛法變得更加強大。我必須說，有一些在大學中學習佛教的西方學生，他們的著作、論文、研究非常優秀，非常有啟發性。然而對他們來說，空性之類的智慧仍然是非常新的事情，大約只有一百



年或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因此西方人自然會對某些佛教法門有些懷疑，認為這些可能太過亞洲化、太西藏化，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此過程中，同樣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不要過於概括化而捨棄這些法門。

如同我在一開始就說過的，佛教正在中國復興。如果我沒搞錯，中國可能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國家，曾經以如此龐大的規模和影響力、在如此長久的時間中護持佛法，可能有超過兩千年之久。我覺得佛法已經深入中國人的頭腦、基因和 DNA 之中，中國甚至有以菩薩命名的菜肴。我相信中國將在維續和弘揚佛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就在最近，有些印度的年輕人開始對佛法產生興趣。但是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情況，那會需要一些時間。因此，基本上就世界整體而言，研習、修持佛法和佛教文化仍然尚待發展，不是那麼穩固。

不同宗派的主張

我之所以說這些，是因為現在我要談到不同宗派的論點和主張。最根本的問題是：真理是什麼？真正的實相是什麼？佛教中有不同的宗派試圖安立那個實相。

例如，毘婆沙宗（說一切有部）具有令人驚歎的分析體系用來建立實相的定義。可以說，雖然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毘婆沙宗的佛教徒存在，但是他們用來探討實相的方式非常深奧——事實上，當今有些科學家對佛教感到讚賞，而每次我和他們討論時，都覺得他們談論的是毘婆沙宗佛教。例如毘婆沙宗相信實相是最小的物質、最小的心識——不是「最小的」，應該說是「不可再分的」，這是毘婆沙宗對這個詞的定義。此外還有經量部，它們很類似——雖然兩者之間也有很大的區別，他們分析實相的方法不同，但這裡我不詳細闡述。我們稱這兩宗為「聲聞乘」——我一直拒絕使用「小乘」這個詞，因為這實在不是一個好的用語，



我想這是大乘本位主義者創造出來的詞語。實際上，聲聞乘非常非常重要，他們有如佛教的根基。

此外，我們有大乘。大乘在印度有兩個部派：唯識宗——或稱瑜伽行派——和中觀宗。這就是為什麼我先前講到印度、中國、西藏等等。雖然我對漢傳佛教所知十分有限，但是我猜漢傳佛教中有大量的唯識宗影響，像是唯識宗的儀軌、研習和傳統。各位知道我的個性，我總是比較喜歡有點唱反調，因此當我學習純粹中觀派的佛教哲學時，雖然中觀學者總是取笑唯識宗的人，但我就連在情感上也一直覺得唯識宗不可能那麼糟糕。

基本上，唯識學者相信什麼呢？這是出自中觀派人士口中的說法：唯識宗相信唯有心識是存在的，那是他們探討實相的方式。

若計有所住，曲惑毒蛇纏；誰之心無住，不為彼等纏。（51）¹

我們現在回到這個偈頌的討論，中觀派——尤其是中觀應成派——他們在究竟上沒有任何主張，他們沒有論點。「若我無承許，唯一無過失」²，我沒有主張，我不主張任何真實存在的實相。因為這就是他說的：「若計有所住，曲惑毒蛇纏；誰之心無住，不為彼等纏。」如果有一個主張，如果有一個論點，[由此建立的]那個實相就像是一條蛇，鬼鬼祟祟、悄聲無息的，牠會纏繞、攻擊，牠會捆縛你。這就是這一偈的意思。

¹ 《六十正理頌》，聖龍樹菩薩造頌，任杰漢譯。餘下引用根本文的出處亦同，不另行標注。

² ང་ལ་ཁས་ལེན་མེད་པས་ན། །ང་ནི་སྐྱོན་མེད་ཁོ་ན་ཡིན། །



顯空不二

回到稍早所說的，這非常重要：在《心經》中，佛以「四重空性」教導實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再回到之前那個月亮倒影的例子，空性與明性：月亮的倒影清楚地映現在那兒，但它的本性是空！當你看向鏡子的時候，你有可能完全受到鏡中影像的吸引而忘卻它只是一個映像。明白這裡的問題所在嗎？

龍欽巴在《勝乘寶藏論》中對此有美妙的闡述。如果你想要學習，[可以研讀《勝乘寶藏論》。] 他一開始就說，「時而因明性迷惑，時而因空性迷惑。」³ 例如你正看著月亮的倒影，實相就是：倒影、月亮和月亮的空性是不分離的；當它顯現的同時，也是不存在的。但是當我們看著倒影時，有時因為它太美了，以致我們忘記它是空的；而有時候我們又因為智識上的空性，而忘記了倒影仍然可以在那裡。因此，這個只記得部分而不是整體的挑戰，即是藏文中所謂的「囊東夾結」

（ལྷན་སྦྲེང་གྲུབ་གྲེས་；顯空背離），「囊瓦」（顯）是明性，「東巴」是空性，「夾結」（背離、分開）是它們變得互相抵觸。當空性和明性衝突時，你變成二元對立，不是成為常見者，就是成為斷見者。

有兩種人：一種人受空性影響而偏向空性，一種人受明性影響而偏向明性。很難有人可以同時看到空性和明性在一起。這是為什麼當佛陀傳法的時候，他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當你使用語言來教學時，你不得不這樣分開來說：先否定色，「色即是空」；緊接著否定空，「空即是色」。這是佛陀當時教導的方式，而後來的釋論也變成這樣有所偏向、有所略過、有所側重。非常概括地說，以此作為一個例子：側

³ ལ་ལ་གསལ་བ་ལས་འཇུག་ལོ། །ལ་ལ་སྦྲེང་བ་ལས་འཇུག་ལོ། །



重於闡釋「色即是空」的是龍樹等人，而闡述「空即是色」的是無著那伙人。以這種方式來觀察是非常奇妙的。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藏族人對比漢人、或者印度人對比中國人，為什麼中國人這麼喜好無著這派人的唯識宗呢？這裡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而不是下結論。是因為有較多的中國人執著於空性，因而需要無著式的教法？還是因為他們較受月亮的吸引，因此需要無著？我們不清楚，但這是有關聯的。

應該有人就此做個博士論文研究，那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博士論題。從彌勒、無著，一直到玄奘、鳩摩羅什，所有的中國文化、道家文化或教法、儒家教法，統治的皇帝是誰、哪個皇帝喜歡什麼標誌徽章，這些全都必然與此有些關聯！而且我覺得道家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智慧，中國也深受其影響。而且我要說，這不僅僅是已經過去的歷史，我想即使在今天，仍然在影響中國人方方面面，例如中國人的旅行、穿著、飲食、談話等等的方式，一切都與你是偏向於哪一邊有關，是偏向於空、還是偏向於明。

藏傳佛教的學習當然也受印度的影響很深——這是當然的，源頭總是在印度。順帶一提，這些全都源自少數幾個不可思議的大學，例如那爛陀、飛行寺（Odantapūri）、超戒寺（Vikramasīlā）等等。總之，這是當時的背景。

我只是在解釋今天講到的這些關於主張、論點的偈頌。大家要記得，唯識宗和中觀派之間的爭論不是那種舞槍弄箭的爭執，而是非常深奧的爭論。印度歷史上，曾經有一個國王因為聽聞這些辯論，不顧國家大事，於是失去了他的王國。而且這些辯論的主題不是什麼瑣事，它們確實深入探討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是非常重要的爭論。因此，不要以為



毘婆沙、唯識和中觀只不過是在爭論某些奇怪的習俗或傳統。

提問

好的，現在各位可以提問。提問時請講重點，盡量簡短。

- 第一念的無明是不是就是緣起？緣起是不是就是顯相？

緣起是理解現象的一種方式。當你說到緣起的時候，他們不知道第一個無明是什麼。

- 在相對層面上，所有現象都是無常的，即使無常本身也是無常的。但是無常有終點，對嗎？然而如果這個終點是由於緣起而生，那麼這個終點會成為另一個生起的因，這樣會永遠沒有終點。那麼這個永無終點是不是會變成一種恆常？

是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無常的教法是相對層面的教法，這就是為什麼你必須總是要回到空性。因此，即使無常也是空性。

- 但是，如果輪迴是無常的，那麼輪迴必須在某一點結束。那是怎麼一回事呢？我還是覺得那不會是常，因為輪迴將在某一點結束。

非常好，你總結得非常好。當你說輪迴一定有終點的時候，你說的是真實存在的終結嗎？



➤ 不，我說的是在相對層面上的。

是的，確實如此，[在相對層面上] 輪迴有終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祈願「願輪迴終結」。

➤ 但是最終那不是真實的終結，因為那個終點會成為另一個東西生起的因。

棒極了！終點不是真實的終點，不是真實存在的終點。

➤ 但那就永遠沒有終點了。

那不表示它是真實存在的。非常好，永遠沒有終點。記得嗎？那只大象從來沒有消失，因為它從來不曾存在。

➤ 是的，我理解，在究竟層面是那樣的。但是在相對層面上，我在嘗試理清我的邏輯。

是的，你可以用很多很多方式來說它。例如地藏菩薩祈禱直到所有眾生都獲得證悟之前自己絕不證悟，像是這樣的事情，在相對層面上你可以延伸、延展、擠壓等等，任何方式都行。

➤ 有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傳統的夫妻、男女同性戀者試圖通過試管嬰兒的方式得到孩子。但是，這與傳統方式不同，傳統方式是說某人去世之後會根據業緣選擇父母。從佛法的觀點來看，這種方式與傳統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嗎？

哦，沒有什麼不同。只要他不是一個無生命的機器，只要他是一個有情眾生，那麼他怎麼生出來都無所謂。幻相，一切都是幻相，即便傳統父母的方式也是幻相。



- 那麼，他們需要懺悔嗎？因為他們最終選擇植入母體的只是一兩個卵子，而不是所有的卵子。

這我就知道了，這個問題你應該去與生物學家討論。

- 您在教授中多次提到「明性」以及「明空不二」。和另一種表達「顯空不二」相較，這兩種表達有什麼不同？它們是同一件事情的兩種表達？還是二者稍有不同？

我們使用許多不同的表達方式，它們是相同的，但是每個說法都有其各自的目的。有點像是這樣：龍樹那一派比較喜歡用「空性與明性」，而無著那一派比較喜歡用「光明與空性」。這只是概括性的說法。而且，如果我在試圖教授某人見地，我可能會用「明性與空性」；如果我在試圖鼓勵某人實修，我可能會用「光明」，甚或是「悲心」；如果我是在教授金剛乘，那我會說「空性與勝樂金剛」或者「空性與金剛瑜伽母」。

- 凡夫不善於觀察緣起，而且在一些教授中，我們經常聽聞或讀到一些故事說因為弟子對上師做了某某事情造成不好的緣起，因此再也見不到上師。諸如此類的故事讓我覺得很焦慮恐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應該如何避免這種焦慮，同時又不落入斷見中？

這些故事就是為了讓你焦慮的，這是其目的，所以應該繼續聽聞這些故事，繼續憂慮。但是不要因此給我獻哈達。我知道，你去見所有的喇嘛或寺院時，你應該帶著哈達，但是請不要給我哈達，因為那讓我覺得很煩——那個東西礙手礙腳的，然後你還得把它們折起來。最糟糕的一



點、我尤其不喜歡的是，特別是那些質量很好的哈達上面會印著「願得三寶賜吉祥」，而很多時候這條哈達被扔到地毯上，和垃圾混在一起，我不喜歡這樣。

➤ 在之前的教授中，您提及宗喀巴大師的教授，一個是用鏡中臉的例子，以顯相摧毀實有的概念。能請您解釋關於空性的下一句嗎？

不，不，如同顯相，它在顯現的同時是空的，空的同時是明的；而且它在空的時候，同時也是顯然可見的。

➤ 我不是很理解這一句，關於宗喀巴大師說空性破斥什麼的……

具體的偈頌我記不清楚，我會明天講這個。

➤ 昨天您提到內觀，您說聽聞和思維也是內觀的基礎階段。這是什麼意思？

內觀的意思是理解實相，試著理解實相。因此當你試圖了解實相時，即使通過聽聞和思維也是在嘗試了解實相，聞思是第一階段。

➤ 這裡的觀和我們說的「聞思修」的「修」有什麼不同？

在禪修中你不會說話，對嗎？你不會閱讀、聽聞、思維，你只是禪修，這是顯然的。

➤ 在發四無量心時，例如「願一切有情遠離親疏愛憎住平等捨」，我應該常住平等捨，但是在世俗生活中，我根本做不到。這讓我覺得自己



有點虛偽和精神分裂。例如，我知道電影不是真實存在的，電影不會改變我的心性，但是當我製作電影時，我仍然必須有所評判，什麼好、什麼壞，哪個場景更好，哪個導演很蠢，哪個演員是一堆屎之類的。這根本不是平等捨，這是二元分別！從這看來，空性智慧什麼也沒改變，事情還和以前一樣。這是出了什麼問題呢？如何把空性智慧運用到世俗生活中？

非常好。你其實只需要養成習慣。你真的展示了一個處於空性與習氣相互戰爭中的完美挫折感。你需要做的就只是每天都與習氣戰鬥一會兒，然後撤退一下，隔天再前進一點，然後隔天又再前進一點兒。

- 之前您說過，如果我們坐在海邊的月光下與愛人一起，然後說「我只是一個幻相」，那就毀了氣氛。但是如果這不破壞氣氛呢？如果我們在智識層面能夠理解「這只是一個幻相，沒有自我」，然後思維「因為我知道這些，我仍然可以如是的享受這一切」。但是，這看起來似乎有自欺的空間，因為可能在這理智的理解下，仍有一些情緒上的執著，或者是仍然執著為真的習氣。我們以為自己瞭解這是幻相而能享受幻相，但實際上只是強化了自己的習氣，就是這同樣的習氣最初把我們帶入輪迴。您可否給我們一些建議，如何才能避免這種自我欺騙？

法道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欺騙性。因此，當你變得勇敢時，我想你應該嘗試在月光或燭光下的羅曼蒂克晚餐時，測試自己理智上對「一切皆幻」的理解能起多少作用？有多大程度毀了這個羅曼蒂克的夜晚？或者它真的能夠增進這個夜晚，讓你感到不可思議的喜樂？你總是可以試試，我可以推薦一些餐廳給你。



- 請您多講一些文殊師利的故事。因為當你講述烏龜是文殊師利的父母的故事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不可能！」如果您多講一些，也許我有機會變得像是沒有二元分別的人那樣感到讚歎。

好的，我會試著記得。

- 仁波切您提過積累福德對更好地學習佛法是必不可少的，昨天您也指出了一些方法和儀式，像是可以通過繞塔、點燈來累積福德。但是如果有人沒有機會去佛塔或是處於嚴重的宗教迫害情況下，有什麼其他辦法來積累福德？

有很多方法，像是觀想。某方面來說，觀想是更好的方法，至少經濟實惠。

- 觀想自己在佛塔中嗎？

是的。這不是我編造的，佛法中就是這樣教授的。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但是在結束之前，通過神奇的網頁，我找到了那句宗喀巴大師的教言：「何時分別各執著，無欺緣起之顯現，遠離所許之空性，爾時未證佛密意。」這是宗喀巴大師不可思議的闡述。對於無欺緣起的顯相，以及無論點、無主張、不落邊見的空性，只要你還對這兩者有所分別，只要你把這二者分開，那就是「爾時未證佛密意」——你就還沒有理解佛法，或者說你還沒有理解佛的密意。
